

老师，您明天上课，讲讲金庸吧……

■廖可斌

10月30日，金庸先生以94岁的高龄辞世。消息传来，虽然并不觉得诧异，但仍然深感悲痛。当天晚上，北大的学生给我发短信说：老师，您明天上课，讲讲金庸吧，一代人的记忆……于是，第二天上课时，我给学生们简单谈了自己与金庸先生相处的经过，以及我心目中的金庸先生。我是这样开头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名人，其中有些人见面不如闻名，甚至会让人失望，有些则见面胜于闻名。金庸先生是让我真心崇敬的长者，他有非凡的才华、卓越的知识，有能力，有性情、有境界。能有机会与金庸先生近距离接触数年，领略一代才人的风采，得到他的教诲，是我此生最宝贵的经历。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上半年，学校领导张浚生、潘云鹤等聘请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当年七月正式组建各个学院，我被任命为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浙江大学二十多个学院大多都采用这样一种模式，即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院长，另外任命一位本校教师担任常务副院长，辅助院长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由此我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先生直接接触。2005年，学校聘请金庸先生为人文学院院长，院长一职空缺。我继续担任常务副院长，直到2008年年底卸任。

其实我有缘见到金庸先生，比这要早。好像是1995年吧，金庸先生决定将他出资建造的“云松书舍”捐赠给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方面撰写了一篇“云松书舍碑铭”，记载建造及捐赠经过，送呈金庸先生审定，据说金庸先生未置可否。有关领导找到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道恒先生，请他找一位文史学科的教师修改一下，郑道恒书记找到我，我对原稿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再送呈金庸先生，得到认可。因此，在不久后金庸先生来杭州出席书舍捐赠仪式和杭州大学聘任他为名誉教授的仪式时，郑道恒书记让我参加了招待晚宴，并向金庸先生介绍了我。

至于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则比这更早。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初开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靡大陆。我算是比较晚读到金庸先生小说的。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有一天借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与同宿舍的蒋冀骋君（后来担任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古汉语研究专家）轮流阅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都不说话，只听得闹钟敲到凌晨一点、两点，又敲到三点、四点，直到天亮。此生真正通宵阅读的经历很少，真正通宵阅读而又毫无睡意和倦意的，好像就这么一次。

及至与金庸先生近距离接触，对他的经历、成就、思想和个性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深深地感叹，金庸先生确实堪称一代俊杰。他早年赤手闯香江，仅凭一支笔，成就了难以企及的人生辉煌。开始他编写舞台剧和电影剧本，导演电影，即已蜚声文艺界。接着白手起家，创办《明报》和《明报月刊》等，历经艰辛，最终使之成为香港以至东南亚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几乎同时他开始写作武侠小说，将这一中国传统文体与西方文学元素相结合，在通俗的历史故事中寄寓深邃的现代思想，成为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影响全球华人世界。据统计，他的小说可能是整个世界上有史以来除《圣经》以外印数最多的作品。在主办《明报》的过程中，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时政和社会评论，对香港、大陆、台湾以至全世界的各种事件和问题发表看法，其犀利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见力令当时人及后来人敬服不已，可与他的武侠小说媲美。晚年他积极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社会活动，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的召集人和作为该文件政制部分基础的“两查方案”的执笔人，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香港各界介绍基本法，阐述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套用一位伟人评价另一位伟人的话来谈，一个人的一生，只要取得了上述几个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他就可以不朽，何况金庸先生一生同时取得了这几个方面的成就。

顺便说一下，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来又聘任

金庸先生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校内和社会上有些人援引国外大学的规则，对金庸先生的资格提出质疑。殊不知国外大学确实对教授、院长的资历有严格要求，但这些规则是针对一般学者专家的，它们同时也实行“旋转门”制度，即对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可以不受一般规则的限制，聘请他们为教授和院长、校长等，这些人物既有某些学科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特殊作用，是一般学者专家无法代替的。以金庸先生在文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和杰出成就，他完全适用这样的制度。以所谓国外大学的规则来质疑金庸先生担任教授和院长的资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以他的巨大声望和深厚学养，为学院的发展和发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仅举数例。原浙江大学是一所国内知名的大学，但主要以工科见长。原杭州大学在人文科学方面有深厚积累，但限于体制，一直是一所省属大学。新浙江大学成立后，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她的文科了解重视都不够。为了打开局面，我们以潘云鹤校长和金庸院长的名义，邀请国内人文科学的知名学者，召开了“浙江大学人文科学发展高级专家咨询会议”。出于对新浙大大学的关心，也出于对潘云鹤校长和金庸先生的尊重，许多专家都拨冗出席。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哲、历、史、新闻传播、艺术、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学科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总共四十多人，有近三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为新浙江大学文科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高层次的指导意见，各个学科也与国内著名学者和机构建立了联系，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金庸先生出面，这件事很难难以办成，至少不可能办得那样圆满。

跨入二十一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如何看待新技术和新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具有怎样的

地位，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2001年上半年，浙江大学以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和经济学院院长查济民先生的名义，联合举办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近百位著名人文学者和经济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并出版了由金庸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一年半以后，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人们都在观察和思考，世界格局将发生重要变化。金庸先生邀请他的朋友、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长的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德爵士来浙江大学讲学，并亲自主持讨论，探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的影响。该学者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评，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

金庸先生还曾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开设讲座，以他数十年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丰富经历，和对世界新闻传播界情况的深入了解，分析新闻传播人的职业追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欧美的新闻传播被资本操控，也不可能有的新闻自由。任何一个新闻传播者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让学生们深受启发。

至于金庸先生对提高浙江大学知名度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一般每学期来学校一至两次，每次停留半个月左右。往往他人还没到杭州，各方面请他前往演讲的邀请就纷至沓来。由于他要处理学院日常事务，大部分情况下都由学院其他同事陪同外出。仅就我参与陪同同时之所见，当时各大学、各地方对金庸先生的仰慕之情让我感受极为强烈。每到一地，闻讯而来的学生和民众成千上万。每次讲座，容纳数百人或一千人的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演讲结束时，师生们都围着金庸先生，人流滚滚，黑压压的一大片，蹂躏草坪，攀援楼梯，令学校领导 and 保安人员非常紧张。学生们往往高喊向金庸先生问好，敬仰之情发自肺腑，令人动容。

相处日久，金庸先生有时会向我和同事们谈起往事。特别让我敬佩的是，金庸先生怀有深厚的爱国之情。1937年，日寇侵入中国，金庸先生还只有十三四岁，正在读初中。他从家境富裕，身体又较瘦弱，但他不愿在日寇铁蹄之下生存，随着流亡的学校，一路跋涉，在还没有被日寇占领的浙西南山区辗转流离。后来远赴重庆，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希望为国家的事业服务，从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长时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如愿。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远非一般人所能窥见。

金庸先生生有异禀，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的。虽然他晚年名满天下，但仍然沉静如水，好学不倦。在杭州期间，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一些学者送给他的非常枯燥的学术著作，他都会认真读完，对其中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夫人林乐怡女士讲，他读起书来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人，这时决不能打扰他。在主办《明报》期间，他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评，还要写一至两段连载的武侠小说，不能间断。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阅读各种资料，晚上赶写到三、四点钟，直到把文稿通过传真发给报社才作罢，几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养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习惯。晚年退休以后，想改变也改变不过来了。

金庸先生才思敏捷，人所共知，但如亲眼所见，感受就更深刻。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张浚生书记请他去杭州满觉陇赏桂花，当时桂花已过了盛开时节，我们一行人在桂树下赏桂花，公园的工作人员照例来向金庸先生请求题字，只见金庸先生略不思索，提笔就写：“来游满觉陇，欣逢迟桂花。”我当时深为金庸先生的敏捷所震惊，满觉陇正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当年撰写名篇《迟桂花》的地方，金庸先生的题词，既点出了这一段渊源，又切合眼前景象，可谓神来之笔。另有一次，浙江衢州邀请金庸先

生去参观著名的龙游石窟，参观完又被请求题字，金庸先生提笔即书：“龙游石窟天下奇，千猜万猜总是谜”。这两句话看似浅显，但把龙游石窟的特点非常准确地揭示出来，而且琅琅上口，易于传播。金庸先生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面对广大读者，练就了一种将深奥复杂的道理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笔法，让所有故作高深扭捏造作的文风相形见绌。

除了工作上的指点和帮助，金庸先生的外交事业服务，从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长时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如愿。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远非一般人所能窥见。金庸先生生有异禀，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的。虽然他晚年名满天下，但仍然沉静如水，好学不倦。在杭州期间，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一些学者送给他的非常枯燥的学术著作，他都会认真读完，对其中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夫人林乐怡女士讲，他读起书来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人，这时决不能打扰他。在主办《明报》期间，他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评，还要写一至两段连载的武侠小说，不能间断。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阅读各种资料，晚上赶写到三、四点钟，直到把文稿通过传真发给报社才作罢，几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养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习惯。晚年退休以后，想改变也改变不过来了。

金庸先生才思敏捷，人所共知，但如亲眼所见，感受就更深刻。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张浚生书记请他去杭州满觉陇赏桂花，当时桂花已过了盛开时节，我们一行人在桂树下赏桂花，公园的工作人员照例来向金庸先生请求题字，只见金庸先生略不思索，提笔就写：“来游满觉陇，欣逢迟桂花。”我当时深为金庸先生的敏捷所震惊，满觉陇正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当年撰写名篇《迟桂花》的地方，金庸先生的题词，既点出了这一段渊源，又切合眼前景象，可谓神来之笔。另有一次，浙江衢州邀请金庸先

生去参观著名的龙游石窟，参观完又被请求题字，金庸先生提笔即书：“龙游石窟天下奇，千猜万猜总是谜”。这两句话看似浅显，但把龙游石窟的特点非常准确地揭示出来，而且琅琅上口，易于传播。金庸先生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面对广大读者，练就了一种将深奥复杂的道理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笔法，让所有故作高深扭捏造作的文风相形见绌。除了工作上的指点和帮助，金庸先生的外交事业服务，从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长时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如愿。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远非一般人所能窥见。金庸先生生有异禀，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的。虽然他晚年名满天下，但仍然沉静如水，好学不倦。在杭州期间，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一些学者送给他的非常枯燥的学术著作，他都会认真读完，对其中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夫人林乐怡女士讲，他读起书来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人，这时决不能打扰他。在主办《明报》期间，他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评，还要写一至两段连载的武侠小说，不能间断。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阅读各种资料，晚上赶写到三、四点钟，直到把文稿通过传真发给报社才作罢，几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养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习惯。晚年退休以后，想改变也改变不过来了。

致查先生的信——缘份竟如此奇妙

■何春晖

亲爱的查先生：

您真的走了吗？小妹至今我仍不愿相信。您多少次的被“去世”让我害怕，但每每否极泰来，希望这一次仍是喜欢慈善的媒体作的梗。但铺天盖地的信息汹涌地在告诉我，“先生含笑，已然远去”“金庸之后，再无江湖”“他带着武侠梦睡着了”“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笑傲江湖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行”……我第一时间给查太太发了微信，顿时悲从中来。两岸三地的媒体，都在哀悼呼唤着先生，热爱先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别样的“武林大会”。您给了大家一个武林，大家给了您无数的武林。大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向您致敬，为您送行。

据说先生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带着微笑安详去了另一个世界，且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的确您已无需任何“遗嘱”，您留给这个世界已然太丰富了。谁知道，您不仅是闻名世界的武侠小说大家，更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还是卓有谋略的的政坛家。作为您的小友，我更想说先生是侠骨柔情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慈爱长辈，爱憎分明的大师兄。记得您曾经给我的题字上就是呼我为“春晖小友”或“春晖小妹”，小友真是爱宠若惊，无比珍重这份老少之情。自您1999年成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开始，小妹便有幸成为了您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8年里作为助手，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匹配您盖世的才华和博大的胸襟。您总是让我们如沐春风，温暖无比，像学长如慈父更是兄长。学院的老师们总是很享受您的称兄道弟，学生们对您这个大师兄更是狂热的爱。于是小妹更是不吝自己的浅薄而追随您，我不知道我这是从哪儿修来的缘分？生命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时光受您的教诲，沐浴您的恩泽。

查先生您还记得咱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吗？那是2014年的7月13日，我们一家三口专程去了香港探望先

生，此情此景分明就在眼前。我一进您家门，查太太就冲着楼上的您喊“春晖来了”。一会儿，您在助手的搀扶下出现在我们眼前。尽管行动不便，但面色红润，用您那圆润的多音向我们招呼“薛先生好！春晖好！”您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记得告别时您还非要起身相送从中来。两岸三地的媒体，都在哀悼呼唤着先生，热爱先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别样的“武林大会”。您给了大家一个武林，大家给了您无数的武林。大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向您致敬，为您送行。据说先生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带着微笑安详去了另一个世界，且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的确您已无需任何“遗嘱”，您留给这个世界已然太丰富了。谁知道，您不仅是闻名世界的武侠小说大家，更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还是卓有谋略的的政坛家。作为您的小友，我更想说先生是侠骨柔情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慈爱长辈，爱憎分明的大师兄。记得您曾经给我的题字上就是呼我为“春晖小友”或“春晖小妹”，小友真是爱宠若惊，无比珍重这份老少之情。自您1999年成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开始，小妹便有幸成为了您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8年里作为助手，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匹配您盖世的才华和博大的胸襟。您总是让我们如沐春风，温暖无比，像学长如慈父更是兄长。学院的老师们总是很享受您的称兄道弟，学生们对您这个大师兄更是狂热的爱。于是小妹更是不吝自己的浅薄而追随您，我不知道我这是从哪儿修来的缘分？生命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时光受您的教诲，沐浴您的恩泽。

您还记得那天的聚餐真的分外开心。把酒言欢是咱们每次相聚的内容之一。查太太记得我先生有些酒量，所以尽管当时是下午时分，查太太拿出了一瓶上好的红酒招待我们。佐酒的是碟薯片，平生也是第一次薯片就红酒，却有了别样的味道。但那天查太太没有让先生喝酒，说因健康原因医生不让喝了。查太太怕您看着馋，就拿了自己的酒杯让您抿了一下，您便微笑着味了一小口，查太太就顺势往您的嘴巴里塞了一小片薯片，只见您一脸的满足，慈爱地看着查太太。查太太对先生的这种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以前每每大家吃饭时，查太太总会拿出一小五彩药瓶，排出各色药丸足有一小把让先生吞下。此时您都特别乖，像一个特别听话的小孩，把五彩药丸一一吞下。查太太告诉我，这是各种维生素药丸。有时看查先生衣领歪了，她会很贴心地整一把，

甚至还给我们做个鬼脸。查先生的温和慈祥，查太太的可爱率真，让我们羡慕不已。

记得2004年的4月，你们夫妇又一次来到杭州。从机场到雷迪森酒店时已过了晚饭时辰，大家建议您俩再吃点东西，查太太毫不犹豫点了碗片儿川。一品锅的片儿川，查先生也就吃了一小碗，查太太连吃三小碗，似乎人间美味尽在面汤中。您就取笑查太太说，大家闹秀，狼吞虎咽有意思吗？大家哈哈大笑。我就顺便说，片儿川杭州人都会做的，何时请您两位尝尝我的手艺。查太太上说，好啊去吃春晖做的片儿川。于是乎查先生的行程中就安排了半日来我的小家做客。说实在的，夸下海口的我其实还是很踏实的，查先生可是美食高手，若倒了我生胃口可罪莫大焉。记得有一次杭州市领导在味庄宴请您俩，我也陪伴在侧。只见大厨师上来的一道道菜可谓精美绝伦，厨师大介绍这是从杭州传统菜式上创新而来的杭帮菜。先生您一开始还笑咪咪的，突然很认真地说，杭帮菜是很有特色，但什么都创新不一定就好！结果让市领导不知如何是好。先生您就是这样一个人率真可爱的人。不知先生是否还记得另外一件事，至今萦绕在我心，难以淡忘。记得是在雷迪森酒店，有人送了一个书稿让您审阅。开始您还是静静地在看，也不时给对方指出书稿值得肯定之处。但看着看着，您突然站了起来，面色变得特别凝重，进而完全是愤怒的声音，指责对方沽名钓誉，强人所难，这是强盗哲学等等。您当时就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大侠，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当时真把我们吓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您发火的样子。您做人做事的价值取向留给我们无限的财富。

记得您夫妇走进我的小家是在2004年4月10日的上午，时任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和书记张梦新一起陪同。查太太进门就直接

夸我小家漂亮，儿子好帅。当我把泡好的明前龙井新茶端上时，查先生直说“好茶好茶”。您俩可是品茗高手，我不敢造次的，但现在看来当初还是怠慢了先生。现在照片中看到小妹居然用了纸杯子泡了上好的龙井茶待贵宾，真是罪过呀。莫非当时先生是鼓励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才连连说好茶的？

为了能让查先生夫妇品尝地道的杭州片儿川，小妹也是铆足了劲做了功课。期间张梦新老师更是暗中相助，请伊家鲜老板专门送来了上好的食材和高汤，好让我的“牛”不至于吹破。杭州伊家鲜的杭帮菜深得先生喜爱。一次学院请客，查先生开心之际，便信口提说“世上处处有群味，伊家鲜味大不同，醉倒洪七公，拜倒小黄蓉，题字有金庸”，满桌拍案叫绝。因为伊家鲜的暗中鼎力，当我把大院的片儿川端上桌，果然满屋飘香。尤其查太太更是赞不绝口！片儿川是查太太的真爱，难怪我一提请您就应允了。先生在浙大当院长的八年里，在杭州应该是唯一一次赴家宴的，我这“小友”正是莫大的荣幸呢。记得那日，咱们喝的是茅台。您与太太喝酒都特别的性情，一饮而尽。查太太的酒量也是极好的，每次喝酒均比先生喝的多而爽。您会笑咪咪的对太太说，少喝点噢，满脸的慈祥 and 关爱。大家互相敬酒其乐融融，不亦乐乎，真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从家谈到了美食，从高科技谈到旅游，就像是多年老友，无法不谈，开心至极，那张在我家小小的餐桌前您开怀大笑的照片便是明证。在我写《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生片断》收集整理您的照片时，我发现这是所有照片中先生笑得最天真最灿烂的一张，这是我家最美的照片和最美的故事。

这场家宴不曾想您与我家先生也结下了不薄的缘分。以我家先生理工科的背景，起初我还真担心您俩会生份。没有想到先生不仅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居然对您自动化领域的

高科技也是娓娓道来，登月火箭、机器人等等均谈得兴致盎然，您俩居然有颇多共同语言呢。于是也就有了您俩走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演讲，给杭电学子带去了“金大侠旋风”。您走进杭电的时光还真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记得当时有学生问您最敬佩的男人和女人是谁？您说“我希望杭电的男生都像邓小平一样充满智慧，女生都像居里夫人一样敢于探索”。我家先生让我措措给您，说是因为我，他的大学享受到了您带给他的最高的福利，当时作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他在浙江的高校里还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因为他把中国最有文化的您请进了一所纯工科的学校，让他也有了“薛校长很有人气”的赞誉。的确，因为您在浙大的8年，除了每年给浙大的学生带来讲席外，其他高校还真真是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分。当然这也是小妹我近水楼台，公私私用了。

记得当天谈到登高望远时，我先去问您，查先生写遍了名山大川，去过灵秀的黄山？您说好想去一次高啊！就是山大险峻！我先生就说，到下半年秋天我们大家陪您登黄山去，山再高也要陪您上去噢。您的双眼皮露出了无限的向往和兴奋，直呼“好好好，上黄山”。只见此时的查太太直向我先生做鬼脸使色，并且用手势示意大家打住。因为查太太害怕您年岁已高不能远游，怕先生一旦决定不可更改。事后还悄悄地对我说，以后千万不要再提黄山噢。这足见查太太对查先生的关爱是如此的贴心细致。

八年里，先生您来浙大的次数应该不下20次，与学院的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您总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给学生上课，与老师们沟通交流，每次的交流少不了被大家索要题字留墨宝的环节。记得有一次，学院为机关工作的每一位老师都准备了一本您的小说，想让先生签名留念。记得是张梦新老师先开口向

您提这件事，没想话未完，您就慨然允允。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您为学院老师一口气签了二十多本的题字，查太太在边上都心疼了，怕先生累着。大家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拿到院长的题字，人人格外兴奋，这也是您留给大家最好的礼物了，这已成了永恒的纪念。

您的睿智敏捷才情总是让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学院请查先生到西湖国宾馆赏月品酒。有老师提议以月亮为题接龙，但必须是诗词，第一轮下来还好，大家都能对出几句，毕竟是人文科学的大教授，您读过三巡很多教授已经词穷了，而先生您依然固我，对答如流，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您总是出口成章，妙笔生花。您记得吗？您给学院许多老师的孩子都有过精妙的题词墨宝。或勉励或祝福应有尽有，不仅寓意美好，更是把孩子们的名字全部隐藏在其中，妙趣横生。比如为廖可斌老师的儿子廖雄题词是：“努力求学成雄才”；张梦新老师的儿子张进题的是“上进上进，上天高飞”，因为张进是在民航工作的；为徐岱老师儿子徐可的题词是“小时了了，徐徐可也”；为黄华新老师的儿子黄之徐题词是“行若黄金，心如皓月”；为犬子薛秋天的题字是“立志当无限，航天超宇宙”。您对孩子的心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现在请您放心的，爱您恩泽滋养的孩子个个有个出息，他们奋斗在世界各地或游学或创业，个个立志无限，上进高飞呢。

亲爱的查先生，您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还好吗？我们真的好想您！江湖之上，行侠天下，您的情愫的爱恨的侠已然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这必将成为华人世界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生生不息，恒久弥香。总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聚，届时把酒言欢，相约一起再登黄山，光明顶上再聆听您的教诲，莫不快乐。

您的春晖小友左书
2018年11月2日